

# 麋鹿还乡

## CHINESE DEER TO RETURN

黎先耀

中国特有珍稀动物麋鹿（俗称“四不象”）从英国重返家园，放养在北京的南郊，麋鹿的故乡——南海子皇家猎苑旧址。

这批麋鹿是英国乌邦寺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The Marquess of Tavistock)赠送给中国的。在伦敦附近贝德福德郡的乌邦寺大约一千英亩水清草碧的园林中，现在生活着世界上最大的麋鹿群。

从现代生物分类学上首先发现麋鹿的是法国遣使会派驻北京的传教士大卫(The French Priest David)。他于1865年站在南苑清朝皇家猎苑墙外的高处窥探，终于发现了“身在禁苑人未识”的麋鹿。后来，大卫神甫用银子买通守卒，弄到麋鹿的一个头骨和一张兽皮，立即送到巴黎请动物学家鉴定。这种角似鹿而非鹿，颈似驼而非驼，蹄似牛而非牛，尾似驴而非驴的“四不象”，被确定为鹿科动物的一个新种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通常便以发现人名字称作“大卫鹿”(David's deer)。

自从“大卫鹿”的珍闻在欧洲传开以后，从1865年至1894年间，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先后从南苑皇家猎苑里弄走了几十头活麋鹿。英国第十一代贝德福德公爵(The 11th Duke of Bedford)是一位鹿类动物的爱好者和保护者，他于1894年才从巴黎驯化动物园弄到他的第一对麋鹿，开始放养在他家族的乌邦寺别墅里。在1894年至1901年间，他又先后设法从巴黎、柏林、科隆、安特卫普等欧洲国家的动物园，输入两只幼麋鹿、七只公麋鹿和九只母麋鹿，共收集了十八只麋鹿。由于1894年永定河水泛滥成灾，又加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乱，遭受浩劫的南海子皇家猎苑里的最后一只麋鹿消失后，乌邦寺则成了流落异邦的世界上唯一麋鹿群的庇护所。现今乌邦寺的600多头

麋鹿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共约500多只麋鹿(主要放养在伦敦动物学会所属英国惠布奈斯动物园和斯密桑宁学会所属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野生动物公园等处)，全部都是上述那一群麋鹿的后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乌邦寺的麋鹿由于饲料不足，约有半数死于疾病和饥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贝德福德公爵的继承人认识到如果继续把麋鹿的全部种群都限制在乌邦寺别墅里，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种群的继续生存就会受到很大威胁。因此，从1944年起，开始把麋鹿种向全世界分散输送。把麋鹿送返它们的故国继续繁衍发展，始终是贝德福德家族多年来一直想实现的宿愿。新中国成立后，伦敦动物学会曾先后于1965年、1973年两次共送雌雄四对麋鹿给北京动物园，但都由于生态环境不相宜，最初两对已经绝灭，后两对至今也未能很好繁殖。为使麋鹿在中国繁殖下去，乌邦寺研究麋鹿的动物学专家，牛津大学的博士波伊德夫人受乌邦寺主人贝德福德公爵曾孙塔维斯托克侯爵的委托，到麋鹿的祖国来寻觅适于它们还家继续生息的地方。

看看麋鹿的家乡——南海子，如今那里的环境是否还具备麋鹿生息的条件？出乎来访的波伊德夫人的意料：往昔皇家猎苑的“三海子”，由于现代的城乡建设，虽然只剩下了“中海子”，这九百亩水泽和荒原，已不再是“桃林柳陌，沃壤天开；鸟族兽群，孳育繁息”的景象，但是海子边芦苇摇曳，垂柳飘拂，还依稀保留着当年成群麋鹿在这里涉水角逐时的风貌。有关专家认为，无论从生态环境、科技力量或是历史文化因素考虑，北京南郊海子里一带依然是麋鹿重新引回中国的理想地点，因为中国麋鹿的“根”就准确地在

黎先耀 (Li Xian Yao)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麋鹿重引进联合专家组顾问。

题头照片是本文作者与美国乌邦寺麋鹿专家玛·波伊德视察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南海子麋鹿苑。



这块土地上。塔维斯托克侯爵得到这个信息后，立即慷慨地表示愿意赠送二十头麋鹿给中国，重新放养到它们祖先生活过的地方。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和城乡建设部与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了这个引进项目，决定在南海子建立麋鹿生态研究中心。

去年八月二十四日，二十头年轻的麋鹿乘飞机从英伦返回北京。十一月十一日，塔维斯托克侯爵专程来华主持放鹿仪式，将这些累代侨居英伦的麋鹿重新投入它们故园的怀抱。

这次从英国重引进的麋鹿，为了有利于它们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和较快地繁殖，挑选来的大多是幼鹿。除了一头四岁的雄鹿和一头两岁的雌鹿外，其余五头雄鹿，十五头雌鹿，都是刚满周岁的“少年”。如今，它们已经在家乡安全地度过了第一个严冬。麋鹿生性喜水，能抗寒，整个冬季经常在沼泽和浅水中留连，甚至躺卧在泥水之中，或踏着冰凌在湖上奔跑。当北风怒号，大地封冻时，它们仍露宿旷野，神态健美，毫不畏缩。现在，故国的春草，已使这些远归的麋鹿长得腰肥体壮。夏秋之际，是麋鹿发情季节，去冬换角的大雄鹿，已开始鹿群中驱雄逐雌，进行交配。麋鹿怀孕期约为九个月。我们期待着明年春天，在故乡土地上迎接第一代新生的麋鹿。实践已初步证明，选择南海子麋鹿原栖息地作为重引进的地点，是比较合适的，也是相当成功的。

麋鹿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比大熊猫还珍贵；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找不到野生祖先种的大型动物。在东海之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以及黄河流域的殷墟发掘中，都曾出现过麋鹿骨角及其制作的器具，这说明麋鹿曾广泛分布在中华大地上，并是先民的重要狩猎动物之一。晋张华所著《博物志》记载江淮一带，麋鹿成群，常把滩涂踩得一片泥泞，农民就借此免耕下种。这种在鹿类动物进化史上出现较晚的麋鹿，可能是由于人类过度捕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它们就较早地从野外绝迹了。《孟子》里也曾讲到，孟轲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这说明麋鹿也很早就是我国宫廷圈养的观赏动物了。我

国土地上最后一群大约二、三百头放养的麋鹿，就是1900年前最后生活在南海子皇家猎苑里的那一群。那里元代就已经是皇家放鹰狩猎的“飞放泊”。

麋鹿这种人类用园养加以挽救的我国特有的濒危动物，至今人们对它仍不甚熟悉。因此，由于异物同名，我国人民还常常将其混同于其他一些鹿科动物。如驼鹿(*Alces Alces*)、驯鹿(*Rangifer tarandus*)，以及属于牛科动物的鬣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 即苏门羚)。这次麋鹿的重引进，对我国广大群众，既是一项科学知识的普及，也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

当然，麋鹿重引进主要还是一项中英合作的重要科学研究项目。重引进是自然保护事业中，保护濒危物种的一个重要的，也是难度较大的方法。它是要把一个在原分布范围内已经消失的物种重新引回其原产地，并极力恢复它们的自然状态。我国这次重引进麋鹿的最后目的，也就是企图恢复麋鹿在中华大地上原来的野生状态。如果原分布范围过于狭小，并且其自然环境已经变得不适于它们生存，也可以在临近的相似区域进行重引进。建设象北京麋鹿苑这种园囿性的博物馆，有利于历史文化名城的生态平衡恢复和自然遗产保护。据了解，现河北承德市，江苏泰兴县，都希望今后北京麋鹿如大量繁殖成功，能进一步扩大重引进到历史上麋鹿也曾生活过的这些地区。

北京国营南郊农场，在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下，与科学技术研究单位协作，积极支持建设乡土博物馆——南海子麋鹿苑；不仅为发展首都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并且对改善本农场范围的生态环境，也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这次建立南海子麋鹿苑的倡议，之所以能较顺利地实现，不能不说既有一定经济实力而又有远见卓识的南郊农场所具有的战略发展眼光，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西方先进国家所采取的由各类企业与科研教育单位协作举办社会科学文化事业的做法，也是我国可以采取的一条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途径。

## 欢迎您成为《科技导报》之友

为了加强读者同作者和编者的联系，现开展征求“《科技导报》之友”活动。凡《科技导报》的读者均可参加。具体办法是：

1. 请您填写“《科技导报》之友”卡片后寄回我社，由我社编号、盖章后寄给你一联，您即成《科技导报》之友。

2. 《科技导报》之友有义务经常向本社反映您及您的友人对改进刊物的意见和建议。

3. 《科技导报》之友本人订购本刊可享受八折优待（每友限订一份，不对团体），还可享受本社出版的其他资料的优惠价待遇。订购时请将本人的“《科技导报》之友”卡片号码及本人姓名函告我社读者服务部，同时邮汇来八折订费即可（注：邮局统一订购只受理一般订户，不受理此项优待订户）。

中国科技导报社读者服务部